



他悄悄将她种在心上，
却等来一场不告而别……

轻轻

QINGQING
WORKS



良人 可安



高冷男神**检察官** & 深情豪门**女总裁**
遗失五年，再次汹涌的暗恋与执念

她问：“言泽舟，这五年我不在，你是怎么过的？”

他说：“一点一点忘记你。”

咪咕阅读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良人可安

轻轻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良人可安 / 轻轻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221-14035-7

I. ①良… II. ①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4650号

良人可安

轻轻 著

出版人 苏 桦

出版统筹 陈继光

选题策划 杜莉萍

责任编辑 唐 博

特约编辑 雁 痕

封面设计 颜小曼

内页设计 米 籽

封面绘画 Cherolia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邮编: 550081)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282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4035-7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策划部0851-86828640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731-83055183



故 / 事 / 背 / 景

GUSHI
BEIJING

宁可安曾疯狂地追过警大校草言泽舟，可言泽舟从不曾为她驻足。

即使如此，她仍豪情万丈地说：“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喜欢我的。”

后来，她在校园慈善拍卖会上，买下了言泽舟的一日约会权。

她满心欢喜地等待着约会的到来，却没想到等来了一场劫难，让她不得不选择离开。

五年后，她成为宁氏集团的继承人。而他成为名震海城的检察官。

时光匆匆，两人再见，各自恍然，可烙在心底的痕迹怎么也无法抹去……



人 / 物 / 语 / 录

RENWU
YULU

宁可安

她不想错过任何他可能会爱上她的瞬间。

如果他是一座巍峨的山峰，她光登顶就花了五年。

——“以前，我一直想如果生活能多个你得有多美好。现在我才知道，这美好根本想象不到。”

言泽舟

他以为自己对她是不够喜欢的，可等她真的离开了，他的心却荒如空城，了无生气。

人一旦有了软肋，就不再无敌。

——“如果真的有一天，正义与你，只能择一，那我甘愿为你做个恶人，以恶制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风住尘香

第二章 /024

夏有凉风

第三章 /047

梧桐雨上

第四章 /0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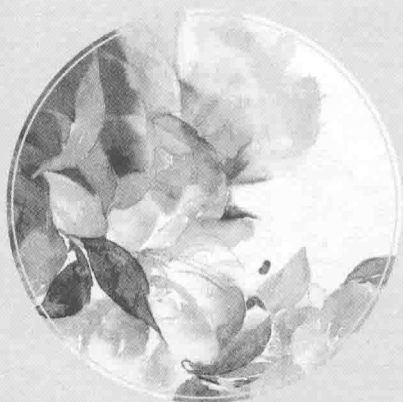
竹外桃花

第五章 /108

春风化雨

目 录

Contents



第六章 /136

山月相知

第七章 /163

世事几度

第八章 /195

悲欢零星

第九章 /227

星火盈盈

第十章 /257

风起波生

第一章

FENGZHU
CHENXIANG

风住尘香

1

四月初的海城凉得清寂，宁可安披着浅驼色的西装大衣，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酒店。酒店会议室的二楼，很多媒体记者在等着她。

这是宁氏董事会临时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目的是就昨天宁氏旗下一款躺椅椅脚忽然断裂造成一名孕妇流产的事情道歉。

“宁总，等下无论记者说什么，你千万要稳住！”助理于佳提醒她。

宁可安没应声，只是看了一眼表问：“徐宫尧还没来？”

“徐特助说大约十五分钟之后到。”于佳走到门口，按住门把，“记者还在等着呢，我们先进去吧。”

宁可安点头。两扇雕花大门打开，闻风而动的记者们都转过头来，霎时白光闪动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这是宁可安主掌宁氏之后，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面前，轰动是意料之中的。一行人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从绿色通道上台。于佳止步在台下，遥遥看着她，神色担忧。

“想必，这位就是新宁总吧。”宁可安还没坐稳，台下就有记者先声夺人。紧接着，各种质问跟着扑面而来。

宁可安只是沉默地坐着，通透的瞳仁随着明灭的光闪动。直到主持人

出面示意记者安静，她才站起来。

“大家好，我是宁氏新上任的负责人宁可安。感谢各位今天能够过来为宁氏做个见证。首先，我代表宁氏对于昨天发生的意外流产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消费者之痛企业感同身受，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慰问伤者……”

宁可安一鼓作气地说完自己要说的话之后，放下话筒，九十度弯腰深深地鞠了一躬。可这时，“啪”的一声，她脑门上一阵疼痛，随即有黏腻的液体流下来，台下的安静瞬间转为哗然。

“你个伪善的三八，以为这样假惺惺道歉就好了吗？我孩子没了，没了！”

宁可安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朝她丢鸡蛋的男人，现场骚动一片，记者的嗤笑像是冷厉的巴掌打在她的脸上。

徐宫尧不知何时到了，他拨开人群径直冲上台。于佳他们几个也围了过来。

“我带她走，你们留下来安抚记者。”

徐宫尧脱下西装罩在她的头上。宁可安眼前登时一片黑暗，她被徐宫尧护着往台下走。

耳边此起彼伏的“咔嚓”声像是一把利剑挑开她头上的衣服。宁氏总裁第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就受了如此侮辱，这哪里是能遮住的难堪。

2

“浑蛋！”穿过了两道门后，宁可安大叫一声，将头上的外套掀飞出去。她不耐烦地抹了一下黏在额角的蛋清，“竟然算计我！”

没有人作声。

宁可安转头，这才看到外套砸中了徐宫尧身边的男人。她呼吸微停，淌在脸上的鸡蛋清像是凝住了。

是言泽舟。

“先生，不好意思。”徐宫尧捡起外套，开口道歉。

那个男人没回应。

“言检，人跑了！”门口忽然传来一声大喝。

宁可安还没有反应过来，言泽舟已经快速地跑了出去。这片刻的交锋，他连看都没看她一眼。

“我们走吧，记者马上会跟出来的。”徐宫尧还是一如既往的沉静。

宁可安瞥了他一眼，头也不回地往前走。

言泽舟穿过旋转门，跑到广场的中央，被他追赶的男子正胡乱地招揽出租车。眼见有出租车停下，言泽舟快步跑过绿化带，纵身一跃，利落地翻过了栏杆。

那男子坐上出租车正要关门，言泽舟左脚一钩，钩住了车门，男子慌乱地伸手拉门，却被他得了空当，一把拉出来按在地上。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得就像是一出警匪片，宁可安收回了目光。

“宁总，去哪儿？”徐宫尧问她。

车厢里开着暖气，宁可安的手心却沁出了细汗。她忍不住又往后视镜里看了一眼，言泽舟还站在原地。他把逃跑的男人交给随行的青年之后，若有似无地回身，清阔的目光好像往她这边探来。

五年未见，他还记得她吗？宁可安的眼眶涩了。

“宁总，去哪儿？”徐宫尧又问了一遍。

她正要回答他的问题，却见言泽舟身后，刚才逃跑的那个男人脱开了青年的桎梏，随手拦了辆出租车跳上去了。

那个男人劫持了出租车司机，一路向西。言泽舟他们的车停在马路对面，这会儿要追铁定费劲。

“拦下那辆出租车。”宁可安抬手一指。

气氛像是凝滞了。徐宫尧没再作声，几秒之后，他一脚油门，车子快速地跑了出去。

被劫持的出租车横冲直撞，像是逃出栅栏的牛。徐宫尧技术不赖，没一会儿就和那辆出租车并驾齐驱了。

“追上了！”宁可安兴奋大叫。

徐宫尧不动声色地扫了她一眼，脚下的油门再加重。

男人意识到除了言泽舟还有其他人追他，更加疯狂地威胁着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吓得面色如土，忽然，一旁的小路上蹿出一辆白色的轿车，车身上明显标着深蓝的“检察”字样。

是言泽舟他们。

3

相比徐官尧的沉稳，言泽舟的车技果敢许多。他一个漂亮的甩尾，就把出租车逼停在了大桥上。

车里的男人还不死心，出租车司机却趁着这个空当推门，连滚带爬地逃下车。

“救命啊！”

可安下车，看到言泽舟将出租车司机扶起。他低头安抚着，暖融融的阳光勾勒着他棱角分明的轮廓，正义又温和。

和言泽舟一起的青年走到出租车旁，他毫不留情地将男人揪了出来。

“都说了只是带你回去配合调查，你跑什么！做贼心虚是不是？”

“检察官大人，那些钱真的不是我贪污的，真的不是我！”

“是不是你法官会判，你说了不算！”青年揉了揉太阳穴，又抱怨一句，“搞得像速度与激情似的，我头都晕了。”

可安被他一提醒，才反应过来，她也有点晕。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青年朝她挑了下眉，又看了一眼坐在车里不动的徐官尧，“海城竟然还有你们这样有正义感的好公民。”

“我叫宁可安。”

青年愣了一下。

不远处的言泽舟抬头望过来，他的目光像一张网，凉薄无情。

“怎么这么耳熟，我好像在哪里听过。”青年想了想，又笑起来，“不管怎么样，谢谢你们啦。不然言检铁定削我。”

可安还没说话，言泽舟朝他们走过来。

“东生，把人带上车。”

“是，言检！”被叫作“东生”的青年中气十足地答应一声，临上车还不忘对可安行礼。

可安笑了，依样画葫芦也回了一个礼。

言泽舟没管他们，径直走到徐官尧的大奔前，敲了敲车窗玻璃。

徐官尧降下车窗。

言泽舟先开口：“谢谢协助。”

“不用客气，举手之劳。”

“喂！”可安冲过去，拦在言泽舟的面前，“还有我呢！我也协助了啊。”她指了指徐官尧，“是我让他追的。你怎么不对我说谢谢呢？”

她声音柔亮，一着急就会上扬。

言泽舟看着她，瞳仁里像是飘着一朵淡漠的云。

可安莫名地慌张了：“不说就算了，瞧你小气得。”

男人薄唇动了动：“谢谢。”

4

宁可安坐回车里，言泽舟已经离开了。五年了，他不待见她的毛病真是一点都没变。

“徐特助，去医院。”

“是。”

窗外的风景随着车子缓缓地动起来，可安的思绪却停了。

医院位于市区，闹中取静的地段。整幢建筑的采光很好，但可安每次立在门口，就觉得压抑。

“徐特助，你先回去吧。”

“我送你上去。”

“不用了。”

徐官尧给她按电梯说：“我很久没见宁副总了。”

他一句话，让她没有了拒绝的余地。

电梯一路向上，停在六楼。

六楼最大的VIP病房前，站着两个黑衣保镖。见到可安和徐官尧，保镖主动打开门，比了个请的手势。

病房里静静躺着的是可安的亲兄长宁容成。

两个月前，宁容成与父亲宁启仲前往平川巡视宁氏旗下的工厂基地，谁知仓库堆积的成品突然倒塌，宁启仲当场身亡，宁容成被送往医院抢救后，至今未醒。可安当时在国外，意外发生后，她被急召回国，临危受命接下父亲的公司。

宁容成闭着双眼，脸色苍白，呼吸面罩压制着他引以为傲的鼻梁，让他看起来让人心疼。可安坐在床沿边的椅子上，这两个月她时常来医院陪哥哥说话。

“宁副总最近情况怎么样？”徐宫尧问医生。

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对徐宫尧说话的态度比对可安更恭顺。

“各项生命体征都很稳定，虽然脑部瘀血未清，但是苏醒还是有希望的。”

可安听了，眼眶里的泪水眨眨眼就掉下来了。她低头抓住宁容成的手。那是一只骨骼分明的手，掌心宽厚又温暖，但是，无名指缺了一截儿。

她的心更难受了。

徐宫尧见她这样，没再说话。他使了个眼色，示意医生和他一起出去把空间留给可安。

医生会意，先他一步离开。

徐宫尧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听见她说话了。

“哥！他们往我身上扔鸡蛋了……要是你在的话，谁也不敢这么欺负我是不是？要是你在就好了。”

门合上了，病房里隐忍的啜泣声在耳边消逝……

5

当晚，宁可安当众被扔鸡蛋的新闻传遍大街小巷，全城哗然。但宁氏公关团队却发布声明，表示理解伤者家属的心情，不会追究责任。

本来，宁氏是处于舆论劣势的，但意外事件发生后，宁氏第一时间道歉并采取挽救措施的态度已经加分不少。现在，宁氏的负责人被如此羞辱，却表现得如此大度，看客们已经纷纷倒戈了。大家表示孕妇失子值得同情，但宁氏勇于认错的态度也值得肯定。

这是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不少等着看笑话的同行做梦都没想到结局会这样，唯一让人唏嘘的是宁氏失了面子的新任女总裁。

海城风雨一夜，可安却意外好眠。她起床下楼的时候，家里的仆人刚准备好早餐。

“可安啊，快下来让我瞧瞧，昨天那家伙，没伤着你吧？”木梯上迎

过来的是宁可安的小婢，沈洁莹。

沈洁莹一身粉色的连衣裙，明明已经年近四十，看起来却和二十多岁的小姑娘没什么差别。她细白的胳膊往可安肩头一绕，一股浓郁的香水味就扑了过来。

“小婢，你放心，扔了颗鸡蛋而已，又不是硫酸，伤不了人的。”可安坐到位置上，随手捞起一片吐司塞进嘴里。

主位原是她父亲宁启仲的位置，现在空着。主位顺次而下，分别是她的大伯父宁稼孟、小叔宁子季、大伯母王天奈和小婢沈洁莹。

沈洁莹敛眉叹气：“虽然你爸不在了，但是你小叔和大伯也不会随便让人欺负你，你要受了什么委屈，千万别憋着。”

可安瞥了一眼宁稼孟和宁子季，这两个男人的面色都不好看。

“你怎么这么多话？”宁子季没好气地将盘子里的蛋推过去，“嘴闲就吃蛋。可安现在是公司的负责人，得为大局着想，你少在那里给我妇人之仁。”

“小叔说得对。”可安说着，又看了看沉默的宁稼孟，“我现在是宁氏的总裁，为了公司牺牲小我是应该的。但是，麻烦董事会下次再做这样的决定时，提前和我商量一下行吗？”

“可安，没有事先告诉你是我们不好。”宁稼孟终于出声了，他朝可安递来一个安抚的眼神，“但是事出有因，你的临场反应关系着整件事情的成败。若你当时表现得不够真实，那么我们计划的一切都将落空，你明白吗？”

宁稼孟放低了姿态，可安也不能得理不饶人，她善解人意地点头。

沈洁莹听着他们的对话，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啊？原来这一出闹剧都是你们策划的！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

“你闭嘴行不行？”宁子季不耐烦地站起来，一脚踢翻了椅子，“不吃了，倒胃口。”

“你说谁倒胃口呢？你就这么看我不顺眼是不是……”沈洁莹追出去。

餐桌上少了两个人，忽然就安静了下来。大伯母王天奈起身给可安倒了一杯牛奶：“来，喝牛奶，吃饱好去公司上班。”

“谢谢大伯母。”可安朝王天奈露出一个甜笑，又看向宁稼孟，“我

这几天不去公司了。”

“为什么？”

“因为被扔鸡蛋，心情不好。”她拉长了语调，似控诉似撒娇。可她的无理取闹反而惹得宁稼孟好心情，他的眼神瞬间慈爱万分。

“好，调节好了心情再去公司。”

6

可安参加了海城一年一度的环山骑行。这次活动是由海城政府组织的，为期两天，主旨是为了宣扬健康环保的运动方式。

可安是在逛贴吧时注意到的这次骑行活动的，这恰巧中了她的意。在美国的时候，她经常一人一车跑去公园绕圈。回国之后，身边人多了，她反而想念那时候纯粹的孤独。

骑行是从海城平川开始的，沿途会经过莫堂河，过左岭桥，最后上子目山。但可安没想到一到平川，就遇到了言泽舟。

言泽舟戴着头盔，一身黑色的冲锋衣，矫健得像是一只鹰。

“嗨，这么巧！”可安热情地打招呼。

“哎，你不是那天那个见义勇为的好市民吗？”

言泽舟还没转头，他身边的那个叫东生的青年蹿了过来。

“哇，你一女生，竟然也喜欢骑行？”东生自来熟地拍了拍她的肩膀，顺势打量起她。

她的长发编成鱼骨辫乖巧地藏在头盔下，露出一个鱼尾巴，一身冲锋衣是荧光绿的，骑行裤包裹着她纤细修长的腿，看起来飒爽利落。

“女人就不能喜欢骑行吗？”可安冲他微笑。

“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这放眼望去少有女生，我有点意外。”

“别这么快意外，没准等下你会更意外。”

东生“嘿嘿”地笑起来：“你可真是特别。”

言泽舟看了过来，一如既往的冷漠。

“对了，我们还没正式认识呢。我叫罗东生，那位是我们老大言泽舟，我们平时都喊他言检。”

“那我也要喊你言检吗？”她冲言泽舟眨眨眼。

言泽舟的目光却跳过她道：“东生，准备一下，要出发了。”

“是，言检！”罗东生应了一声，又看着可安，“你一个人吗？”

“一个人。”

“那不如和我们一起，这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可安斜了言泽舟一眼：“你们言检会不会嫌我碍事？”

“怎么会呢？我们言检人可好了。”他说罢看向言泽舟，大声地问，“言检，宁小姐和我们一路，你没意见吧？”

言泽舟扣起手套，拧着车把长腿一蹬，头也没回：“走吧。”

7

浩浩荡荡的一群人，随着言泽舟的一句“走吧”都动了起来。为了跟上言泽舟，可安起步就不慢。但罗东生是新手，过了个弯儿就掉到了最后。

四月初的平川，柳枝起了嫩芽，沿途都是好风光，但可安眼里只有一个背影。

言泽舟骑车的样子很迷人。他身子稍微向前沉下，迎面吹来的风填满他的冲锋衣，他蹬动踏板的每一脚都充满力量。

可安铆足了力气才勉强不被他甩掉。

同行的人开他的玩笑：

“言检，我说你怎么这么快！原来是身后有姑娘追着呢。”

“这姑娘长得那么俊俏，言检你跑什么啊？”

可安乐了：“你们猜，我能不能追到他？”

“追人还是追车啊？”

“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追车的话，论言检的实力，要动真格你早被他甩出十万八千里咯。追人，就看姑娘你的造诣了，我们言检可受欢迎了呢。”

言泽舟没理这些声音，甚至就像没听到一般，加速起来。

可安原本还能跟着他，这样一来，她很快就被甩开了百米距离。渐渐地，连他的背影都看不到了。

平川的风忽然就缠绵出了苦涩的味道。她知道的，要追这个男人，没有这样简单。

言泽舟是第一个到达莫堂河的，可安紧随其后。她刚停下车，就看到言泽舟坐在河边，正仰头喝水。他冲锋衣的拉链开到了胸前，脖子上凝着一层薄汗，喉头滚动，性感万分。

“渴死了，赏点水喝。”可安一屁股在他身边坐下，抢了他的水瓶，咕噜咕噜喝下一大半。

言泽舟皱眉瞪着她。

“言泽舟，你就不会停下来等等我吗？”可安把水瓶还回去，抹了一把嘴角。

言泽舟拧上水瓶的盖，问：“你到底想干什么？”

“追你呀。”

他的眸光一凛。

她没在意，乐呵呵地又补一句：“谁知道你骑这么快。”

8

大伙陆陆续续都到了。罗东生身后却多了一个女孩子，二十来岁，朝气蓬勃的样子。

“言大哥！”那女孩一见言泽舟就要扑过来，罗东生赶紧给拦住了。

“能不能好好说话，别动手动脚的。”

“我好久没见言大哥了，让我抱一下嘛！”

言泽舟站了起来。可安以为照他那脾气，他会掉头走开，没想到他竟然走到那女孩的面前，语气还很随和。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刚回的！”女孩眨巴着眼，瞳仁亮晶晶的，“我听说你要和大家一起参加骑行，就赶回来了。”

“言检，我不知道小西这么任性，我就随口一提，哪知道她不止偷偷从学校回来了，还混在骑行的队伍里，要不是刚给我撞上……”

“要你知道干什么？”小西打断了东生的话，“我又不是来看你的。”

“你还真不害臊！”东生瞪了她一眼，“言检你快帮我说说她。她就听你的。”

言泽舟扬了一下嘴角，可安的呼吸停了。她都快忘了言泽舟的笑了。